

<<古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都>>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1328

10位ISBN编号：7532121321

出版时间：2001-1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朱天心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赘序 阿城 台湾的朱西宁先生今年过世，朱先生生前创作甚丰，语言好。

朱先生幽默，随口就是笑话。

想起朱先生的笑话，就笑，就觉得朱先生还活着。

朱先生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巨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

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在此说说朱天心。

与姊姊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阳气的。

阳气之难，难在纯阳。

中国民间说的吕洞宾，即苦炼纯阳一功，可是见到朱天心，读到她的小说，乖乖，竟生来就是纯阳的，吕洞宾的苦炼，不免有点可怜。

以阳来看朱天心，似乎于理不同，可我总觉得哪吒是女孩子，而哪吒是纯阳之子。

不过以此以为朱天心有男性气质，就错了，女孩子也会玩得一头一脸的汗，赤子之心，无分男女。

朱天心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

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我前两年得到天心的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是一本反写的青春小说，读后有一种忧郁。

我年轻时打过一阵铁，铁在烧着的炭中，先是深红，之后是橘黄、黄、淡黄、白，此时逼视之，白中开始发青，这青即是极端时反而忧郁。

朱天心此时开始有评家说的老灵魂的无奈，而在《古都》中，似乎是怀缅的游荡，其实是强悍的敏感，虽然密度大了些，但确是淋漓。

小说是叙述，这个说法不错，只是不错得好像什么也没说。

与其说叙述，不如说小说是对设置的障碍的穿透，小说忌绕，绕过障碍，似乎聪明，似乎皆大欢喜，久了，就像抄小路可到大街，但一路上的深宅大院我们永远参不透。

天心的强悍，即在于不绕。

以此一点，可以判断出何种小说只是聪明美丽，何种是具有穿透性的文学。

一九九八年年底 客次意大利米兰

<<古都>>

内容概要

收录了朱天心的多篇短篇小说。
有《时移事往》、《有人怕鬼》、《无情刀》、《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等。
小说是叙述，这个说法不错，只是不错得好像什么也没说。
与其说叙述，不如说小说是对设置的障碍的穿透，小说忌绕，绕过障碍，似乎聪明，似乎皆大欢喜，久了，就像抄小路可到大街，但一路上的深宅大院我们永远参不透。
天心的强悍，即在于不绕。
以此一点，可以判断出何种小说只是聪明美丽，何种是具有穿透性的文学。

作者简介

朱天心，1958年3月1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籍贯山东。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朱天心写作起步极早，在北一女就读时就因击壤歌成名，大学毕业后专职写作。

曾任三三集刊主编，其作品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为台湾文坛上重要的作家。

朱天心也一度参与过政治活动，1992年曾经参与朱高正所创之中华社会民主党并参选第二届国大代表，并且曾于1995年代表新党于苗栗县参选第三届立法委员；2004年又参与民主行动联盟。

<<古都>>

书籍目录

赘序时移事往有人怕鬼无情刀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预知死亡纪事拉曼查志士古都
附录一则老灵魂——朱天心小说里的时间角力记忆之书《古都》·废墟·桃花源外朱天心创作年表

章节摘录

我不得不相信世事真的会擦身而去不回，绝不因你的特别钟爱不舍而改变甚至多停驻一两秒！发现时间的流逝不可追的确是真理铁则，我大大地惊恸不能自己，仿佛一个记得且难忘前世的人，如何去走完那么遥远不可知的今生今世……差不多就从这时开始，我在报上看到爱波的文章，是描述阿根廷风土民情的，不过写得极迷人有趣不同平常的游记文章，作者名“四月”，四月·April，不是爱波会是谁？此后，每两三个月总会有她的文章，我都不错过地仔细读，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明亮最开朗的时候吧，虽然偶尔才提到Mario，可是可以看出两人感情非常好，只一回提到她从马上摔下来因而小产，第一次我感到遗憾，若在她身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吧——多年前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那股强烈的不甘心又袭回我，我只能让她不受伤不受苦。但要放她快乐自由，不是我能够的。

一年多后，我接到一家出版社给我的邮件，里面是一本“四月”所著的《美丽的天窄》和一封出版社的编辑所写的短笺，说明此书是作者托他们指定赠予的。

我匆匆翻阅一一次。

里面的文章都是我在报上看过了的，短序倒是新写的，序里首先解释书名，美丽的天空，西班牙文Y Cielito Lin&I。

牧童们通常用此来叫自己的爱人。

我几乎能想象得到Mario是如何地叫爱波“美丽的天空！”爱波开心地大笑，穿着长裙、赤着脚丫，立在那儿。

因此打心底地感激·Mario。

但是次年底，报上一则小新闻写着，旅居阿根廷的女作家四月的丈夫日前因车祸过世。

我向在报社工作的么妹打听消息，竟然是真的！两个多月以后，报上副刊载有一篇别人写她的文章，文末呼吁读者和各方好友请体谅她目前的心境，不要给她任何打扰。

我再电话么妹，答案是爱波的确已经回国了。

再两个月后，连绵春雨里偶露太阳的一天，我如常地走在医院的长廊上，立时一股大浪似的什么迎面撞击上来，我还没看清，心上已大喊一声爱波！果是爱波没错，她一身黑衣地遥遥立在走廊那头，我止住脚步，深怕一点点的走路震动会惊破我所看到的画面。

我们便这样相隔远远地静静对望着，起先都努力地笑着，直到面颜同时撑不住地仓惶起来，我赶忙走向她，她也迈步迎上来，眼一热，一首好久不再记得的乐声轰轰响起：April come she will when streams are ripe and swelled with rain……我们就那样手抓手凭窗对望着，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我仔细地端详她，除了长时间的哀伤使得脸颊没有以前那么亮，一切都并没有改变，甚至也没有我原先担心的消瘦，“还好没瘦。

”我说。

这是到现在开口的第一句。

爱波睁大眼睛看着我：“我怀孕了。

Mario走一个多月以后我才发觉是的。

”睁得再大的眼睛到底还是装不下太多的泪水，便三五成行地滑下脸颊。

我心痛地——把它们拭去如同想擦拭掉这个悲剧，告诉她：“我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现在仪器技术进步太多了，再说我现在是chief resident，不是当年的小密医了，你放心，不要再哭了。

”我故意说得轻松让她宽心，爱波听话地努力一笑点点头，随又摇摇头，眼泪因此都洒落在衣襟上了，满怀依赖地仰起脸看定我：“我不是要拿掉它，我要留下来，只是要你答应我，到时候替我接生好吗？”我们就近在新公园里闲走着，平日觉得好枯荒的园景大概是因为雨后放晴而显得生翠可爱。

我想办法从各个角度提醒爱波仔细考虑所有留下孩子会有问题，爱波一直静静听着，半天才说：

“Mario刚走的一个月里，我自杀过两次，都没能成功，被救醒回来的懊丧绝望反倒使我不敢再尝试第三次，而且知道怀了孩子，Mario留给我的纪念品，我想珍藏下来——”突然地我被她的天真激怒，打断她说：“问题这纪念品不是一本书、一个摆设甚至一匹马！他会吃奶、会哭、会长大会上学

<<古都>>

会生病、会有一切的痛苦，是你一辈子卸都卸不掉的重担，我知道你的哀痛，可是请你还是冷静地想想清楚。

”发觉这些话是从我肺腑里喊出来的，一种淡淡的悲凉像夹着冷雨的微风似地阵阵袭来，是因为我职业上所阅人事的缘故吗？为什么方柏十年前那番热烈而我引为寒心不甘丁解的话语，如今竟是我信奉的？……我们是莫名其妙毫无借口地被弃掷到这个世界，毫无选择的机会和自由……我逐渐承认人生真的并不是那样简单的，原来它戏剧化的奇情并非只有爱波那类人甚至电影小说里的英雄美人才会有，它只是那样日复一日寻常的风吹雨打，而在你不知觉中把沧海换作桑田并且迫使你不得不接受。

“可是只要我用一切力量去爱它，不可能不好的。

”爱波轻轻地靠一靠我，我回过神来，见她蹙着眉睁着眼执意地在等我回答，是啊，世事其实哪有那么复杂，除非真的一死，否则日子还不是就一天一天总会可以过下去的，便也罢了，我拍拍她的手背：“我替你安排做定期检查，你自己平常多费点神保养身体，既然决定了要它。

”便问她回台湾住哪里，打算以后怎么过，生活能维持吗？爱波说离开阿根廷时带了些钱，真正的产业还是全部让给Mario的爸妈，台湾虽已没有亲人，但婚前那几年她已习惯独居，阿根廷那几年的生活经验让她很想到中部山里买个果园或农场自食其力过活，但目前的经济状况还不能够，她想暂时还是替报社刊物写写文章，等小孩生下来以后，便可四处跑跑看看写些报导性的文字。

“台湾还有太多地方没去过，也变了真多，尤其，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看的东西想的聊的都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是也蛮好的……，你呢？” 我呢？我思索着，想不出该从哪里讲起，而且生活里琐琐碎碎的小爱小恨小感觉，再真实，也不适合在这气氛这时刻里来说。

此时我们已经绕第三次新公园了，博物馆前头的场子因太阳出来的关系顿成一小小市集，爱波似很有兴味地东停停西看看。

一名世在路边捧张画板没生意的老人招手向我们喊着：“先生！给太太画张像吧！不像不收钱！” 爱波怕我尴尬似地对我一笑，我推推她，她便到老人跟前的小板凳坐下，膝并得齐齐的，两手平覆在膝上，老人拿起铅笔刷刷地画起来。

我专心地随那素描老人一样仔细地看爱波，起先正襟危坐凝肃着一张脸，睫毛纹风不动，不知她又已想到哪里去了，随后恍惚的笑意从嘴角漫上眼睛，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脸上的神情一阵沉重一阵忧伤，此时渐有路人围观，并把我挤到外围去了，我也就那样安心地隔着人从看她，她突然扬起脸，看不到我，张惶起来，我赶忙踮起脚，高高地伸手招招，她看到了，安心地坐回去，跟老人付钱收画并闲聊了一会儿，人也渐渐散去，我们临离开，老人拱手谢到：“早生贵子啊！”

”……

编辑推荐

作者朱天心，在此说说朱天心。
与姊姊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阳气的。
阳气之难，难在纯阳。
中国民间说的吕洞宾，即苦炼纯阳一功，可是见到朱天心，读到她的小说，乖乖，竟生来就是纯阳的，吕洞宾的苦炼，不免有点可怜。
以阳来看朱天心，似乎于理不同，可我总觉得哪吒是女孩子，而哪吒是纯阳之子。
不过以此以为朱天心有男性气质，就错了，女孩子也会玩得一头一脸的汗，赤子之心，无分男女。
朱天心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
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我前两年得到天心的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是一本反写的青春小说，读后有一种忧郁。
我年轻时打过一阵铁，铁在烧着的炭中，先是深红，之后是橘黄、黄、淡黄、白，此时逼视之，白中开始发青，这青即是极端时反而忧郁。
朱天心此时开始有评家说的老灵魂的无奈，而在《古都》中，似乎是怀缅的游荡，其实是强悍的敏感，虽然密度大了些，但确是淋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